

學 匯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六日

日本脫出記

(續)
大杉榮著
老梅譯

W也充分知道那樣的事。他在不能違其使命絕望中，備不道是日本所謂……的絕望，是他若被發見一入，獄又不知允何年！冒這樣的危險跑起來一歸，日本的所謂同志，一個命都未見贊成他的話。他向我說他們曾議的計畫，最初要求我正面加入，好像精神錯亂，完全像強迫信的樣子來舉刀直入試探我一下。我默然不語，等他把一大長篇的話說完了，我只說：「好嗎走一同罷！」他聽了這話，他似覺自己已有相信不過自己的樣子。（不期大杉氏答應他去如此之速，）

實在我想到上海去的事，在二年前，已有這種計畫，在日本連知很成困難，不能不想及上海，與中華的同志新聯絡又不能不想及。我要想實行這種計畫。有一天我洩其章山川，荒烟，並極商榷，山川，同此一行，擲小題。因為卜塚與我在近日內有個人的爭執，山川，荒烟，他二人備聽我的話而去極持一個冷淡的態度，他二人在以前也是，我同他打在冷淡之列的原故。我這計畫就中途失敗，不過是未離日本以前不能不快回東京，為什麼……同我種種的一般的目的十數年來的親舊的同志，到現在起了爭執，冷淡了和氣，有一特殊的目的，那說是不行的，種種感情上各走一方，思想上不調，一天一天更覺得深了。所以界，山川未將以的事告，我也未將這事告之二人，以鼻會了意的光景，我也用鼻表示一種意思。若是這回事做得順遂，回來以繞告過他們商量，也是不晚的，約的是十月，我備於數日前早出家。

到了上海，預先打了電報，備有人來接我，末後一個人都未來接，無法我在稅關前傍徨不許，不得已向那苦勸我坐馬車的人的馬車中坐著。

我尚未見過馬車，只聽說像歐州的街道丈那街，不問走在那裏，總不得把人失掉。過了多少街，到什麼路，行什麼里，我只將記路里的街名的中國話。

要去的有有家，同一街十號和十五號以在那裏住、先到十號去局、說沒有，那樣的人，還是一家，能是……住。又走十五號去內，也說沒有，回頭去問十號仍是說沒有。又告十五號去內，仍說沒有。跑來跑去的，走出來的人好像法官調子問我：

「係怎樣知道M呢？」

我想恐怕要對了，我將杖放在椅上，點了香烟吃起來，照例答應他。我想我在這場合，那末接到電報的時好，一定從那一個門縫穴裡在窺窺我的面孔。

(未完)

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自叙

傳

(續)

貽上譯

幼年時代(二十)

▲亞歷山大兄入學軍官學校

▲海軍教育之更換

▲著名入學體操學校

▲斯密爾諾夫先生之感化

▲悲慘可憐之農奴

西歷一八五二年秋季，亞歷山大兄已入了軍官學校，除了祭祝日和星期日，我們兄弟二人、就不能見面的了，那軍官學校離我家有五英里，亞歷山大兄在那軍官學校中間，直接受的，雖是軍事教育，但是間接養成的，就是自由精神了，那些教員中間，要算二位文學教員的感化最深，我二哥的智力，所以能迅速進步，就多半是那二位文學

教員感化的力量呢、我既得有一位智力超絕的胞兄，真算是大幸福了！

等到我年紀滿了十五歲的時節，就算是達了入禁衛軍學校的年齡，那時候布連先生業已辭職、又另聘了一位德國教習，那位德國教習，在德國人中間說起來，要算是一個少有的理想家，最熱心吟誦席爾列爾的詩，為人非常純樸，著書時也很受了他的感化、可惜後來只和他同住一個冬季，他就辭職去了呢！

到了第二年冬季，我就投入莫斯科的體操學校進學，每天散學回家，就和斯密爾諾夫先生住在一處，我和斯密爾諾夫先生，雖是師生的關係，但是也就和朋友一樣，後來自從父親帶領我和他二人往卑亞藏地方、旅行了一回以後，我和斯密爾諾夫先生的友情，更加濃厚了呢！我們在里亞藏地方所目睹的山川景色，真是宏壯可觀，著者對於自然美的愛，因此更加深厚了許多，這事斯密爾諾夫先生也與了有力的了，著者對於所學的趣味，也是出斯密爾諾夫先生的力量，緣發生的了，後來等到一八五四年至一八五七年的中間。我繼遇著了一些發展那文學趣味的機會呢，當時斯密爾諾夫先生業已在大學畢了業，就在某官署當了一位書記，每天午前到衙門辦事，要到午後纔得回家，所以我每天早晨，總是一人自修，一人散步，却是時間還很有餘裕，所以在先生上衙門的時間，我或讀書，或習字，還很有閒暇呢，一到鄉間的時候，斯密爾諾夫先生因為要在莫斯科官署辦事，所以不能和我們同行，因此我就不得不暫過暫時寂寞的生活，每天只得和家中人糾纏，或帶領波林女弟遊戲，再有工夫，也不過隨意讀些書，寫些字罷了。

當時主張廢止農奴的人，漸得勢力，已確實行其時期不遠，那時侯的情形，我還能牢記在心，想起來彷彿，覺得就是昨日的事一呢樣

！俄國的農奴、到底是怎樣的一種人，能夠確實明白的人，確是很少，世人祇略知道發生農奴是一件不好的事、但是農奴所生出的生活上精神上的事情，世人就多不知道的了、大凡想要考究社會事情的真相、一定要明白當時的社會制度、和那制度所生出的結果，不然，則人事變遷、就莫可尋究的了，關於農奴的真相，我想專把我自己所目睹的事實、說出來，至若那所聽與別人的話，我就恕不細述，好不好呢？

未完

一生

第一章

海濱之家

法國莫泊三著
殘紅譯

天氣極其沈悶，下了一夜雨，淅淅的瀉瀉的怒號充滿了荒涼的街道，街上房屋，彷彿海綿一般，吸收着濕氣，道進了內部，從地窖到閣樓的牆壁都發出汗來，約幹已離開了尼庵，自由無限，準備着要尋來一切的人生之樂，她已夢想了這些年了，她怕壞天氣她父親便不起身到新家去，從天明以後她察有那地不線已到了第一百次了、她覺出來她忘了往旅行囊中放月份牌了，她從精上取下那個金子記着一八一九年的小片子來，她拿鉛筆記上那開頭四行、每一個聖徒名字。中間畫了一行「五月二日，她出了尼庵的日子，一個聲音在門外叫着『約翰』約翰回答、『進來吧，爸爸。』她父親走了進來，西門甲克男爵是前代的貴族，為人豪傑而和善，風塵熱心的信徒，他愛自然，愛田地、愛森林和動物，在貴族的家世，他自然憎惡一七九三年、但是被性情成了個哲學家又被教育成了個自由黨，他拿一種無傷害而放言高論的恨氣驅除專制政治，他的大聲決和大懦弱都是他的仁慈、又沒有

充分愛撫，贈送，擁抱的醫時；上帝的慈悲，他要給自由，無容疑問；總而言之，一種緩慢的仁慈幾乎變成缺點了，一個理論的人，他想出一個對於他女兒的教育計畫，她總可變得，快樂，和善、正真而溫柔，她在家裏住到十二歲上，到了那時，也不管她母親啼哭，她就安安當在專心尼庵中去了，他竟殘忍的幽閉着她，教她修行，不教了人生的秘密，他打算姊妹們到十七歲把她純純潔潔的奉還了他，他可以用一種合理的詩歌濡染她的心，更用田地、繁殖的地理，開示她的靈魂，從那對於自然的愛中，從那愛動物的天性中，從那活潑的生存律中化導她的愁煩，她眉開眼笑容出了尼庵，充滿了人生之樂，準備着一切幸福，一切醉人的奇遇，她的心裡已在暇時和靜寂的長夜描寫出來了，她彷彿威羅畫的一副肖像，她那潔淨，光滑的頭髮似乎在她皮膚上放射着光芒，微微淡紅色的皮膚被綠一般的細毛越襯的柔嫩，太陽在她頰上親吻的時候便可看出來，她的眼睛是里綠色的，彷彿荷蘭瓷的樣子，她那邊鼻溝裏有極小的一點黑痣，還有一點是在她下額右邊，她長桃身林，很發育的，有那嬌媚的風神，她那清脆的聲音時時尖尖俏俏的響着，但是她那放縱的天真的嘻笑在她四面鋪張着歡樂、時常，用一種熟練的姿勢，她把手始到她髮角上好你整理她的頭髮似的，

未完

默禱

詩

燈光雙雙映照同情的人兒呵！

在春風徐徐吹過的夜裡，

我們虔心地默禱愛神！

神呵，

這是一片活潑潑的大地！

小草叢生，

落花飛舞，

我們只顧在這一切的細小的印痕裏下：

落花片上，

小草蔭處，

歡歡喜喜地伴著愛人兒翻跳，

翻跳的足跡，

深深地印在溫柔的泥土裏！

翻跳的笑痕，

淺淺地藏在鮮艷的野花上！

幾年後，

我們仍舊迎着徐徐的春風，

雙雙拜訪我們的陳跡！

溫柔的泥土，

鮮豔的野花，

全都汪汪着些水晶般的露珠。

那時，

大地微笑了！

小鳥歡叫了！

神呵，

請你輕輕地吹起愉快的調子吧。

一九二三，五，五，夜。

☆ ☆ ☆

未來的仙境

○心華

我願作這輪明月，

比做個我人們的地球。

☆ ☆ ☆

輝耀着我們時白鶴衣裳，

攜着兩兒的跳舞而歡唱。

☆ ☆ ☆

沒有什麼繁的流淚的血淚長流，

只是探曳的花草的芳香在舒暢流。

☆ ☆ ☆

我似乎望出樹林稀疏處，

縹緲雲節微微地閃爍着笑。

☆ ☆ ☆

文學六家解

張雅

文以載道，向矣。然九流皆言道，道者此也。能道者，彼也。以人言道無所離合，而見明道有所謂益蝕。吉一據人事虛實，立虛無之說，開物成務，以前民用，任權數者，惡敗其術而惡之，民生在羣，羣則不遺、有禮式矣。韓非外喻解者鮮，唯雜而不純。徒法為政，其為不亦如其為文，所謂大醇小疵者。非耶。其後於老，繼為文官名世，啟發有乘，與現世思想，若為行節，可為學文法，約得六家。焉

曰莊周，曰左邱明，曰屈原，曰司馬遷，曰施耐庵，白元愷。讀其書，見其體制之創，筆鋒之良，條辭之誠，冥想之慎，絕無有抄襲雷同弊，以遺得晉書蓋，未嘗不喟然而嘆才難也！因緣論論如次。

(一)莊周

莊周述儒墨名法之觀。已與老子分流。然法自然，明萬派聚散因果，揜遺神仙之說，黜帝，緣生，斷時，三辭之義，可盡也。黜帝云何？謂萬物皆神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若得其倫，是莫謂之，非或硬者，故言生死有待，一受其成，而不化以待變，浮屠謂之緣生。緣生無時，因果恒轉緣因與果，如物在權，一氏一印，氏印時等故。至謂地不失遺，無用賢學，能齊物也。儼然積守，無用國法，能存齊也。比於現世無強權，及廢物價等說，眇無遜色焉。其文體當散文之宗，多寓言問答，光妙沈洋，澤太史遷美為莫能器之。日本人於木靜毅，稱為純正哲學，譽不虛己，唐玄宗天寶元年，加封號為南華真人，是殆粉飾恭己正南面無為而治者，其可哂也！

(二)左邱明

左邱明以儒家而兼陰陽家者也。孔邱駁之，其言曰：「巧言令色」，左邱明恥之，邱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邱明恥之，邱亦恥之云云。夫巧言令色、名家之所短也。匿怨而友其人，墨家之所短也，嚙疴疾公孫龍，孟何而復，殆皆以門戶之見，相忌而非之，流播甚矣。左邱明為魯太史，孔邱後春秋，以魯史為本，猶懲依之。其著國語始於周宣，重大篆布，而春秋作五十九例，尹吾甫史籀之成式，非同公著也。晉早辟智春秋，則為乘，楚士餐放太子春秋，則為擗，故孟軻曰：「晉之乘，楚之擗，魯之春秋，一也。」春秋始下有傳，名傳者，專之假借。說文訓專為六寸簿，簿即手版。古國之怨、今作笱，蓋思對命，以備遺忘。故引伸為書牘記事之稱，專之得名，以其體短

有易於輕耳。然其數典、舉事、觀辭、使幾世稽古。圖有與立，民無携貳者，譽顯達字，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其功固不在禹下故職而不辨，公羊高則謂而載者，也惟言卜筮之學，無不融，助長星命，唯融論者非之，至其稱顯者叔不匿編類，為純幸，激而開幽者矣。彼之人作傳、必式廢故事。謂左邱明為不傳春秋者、可謂物蔽，漢經師傳經，微於文不微獻，此其異，惡名字，此其同，故名家至漢代絕。墨翟著經說上下，然以明鬼故，拙於立說。不能與儒爭伯，墨亦至漢而絕。

(未完)

★ 科學真理與平民革命

春台

生物種子繁殖，却是以各個細胞平等組合，向同樣的程度自由發展。胎生時代，即本着「天真」做那自由的人，並不見有什麼平民與貴族的假面具。斯梯爾說的好：「人生下來為人的兒子，和生下來為皇太子，是一樣的意思。」誰知來到大自然場裡，空氣非常自由，動植物也是依舊的替他們社會生活，我們人類反被少數野心家迷信神權君權製造出種種階級生活的偶像，把我們赤裸裸的人生，做了各種偶像社會組織玩賞品，因此我們平民階級，受高壓的下層生活，到忍無可忍的時候，不得不自覺的幹起，革命來。但是革命的聲浪，雖充滿了空氣，究竟我們平民，革命的真意義怎樣？我以為這平民革命，最痛快的結論，就是：「整個的破壞與建設。」像杜威說：「進化是零買的不是批發的」這種論調，只是令人頭痛而不快！為什麼？因為社會有權說為現在人類所公認，一個地位發生病的狀態，別個地位是不然不受影響的，若只管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不給被病痛的根未藥劑，那末

終極是隔靴搔癢，無濟於事的。現在我們人類社會，組織的根本病態，網也似的籠罩了完全人類，倘若真是做那一點一滴的零碎迷夢。我們人的生活是宣告死刑了！唉！不兌！不兌！我們還是幹着整個革命！我以爲這種整個的革命可分析爲破壞與建設的：

一。破壞的方面！——我們平民對那黑暗地獄里生活，憑那血淚代價生產品，僅供命少數寄生蟲的吸受，現在平民覺悟而寄生蟲！——軍閥，資本家……依舊的做着寄生蟲的迷夢，所以

我們平民要達到平等的自由的生活要求，這破壞就是唯一的利器，爲什麼？因爲社會魔毒的積層越厚，障礙，人羣進化越深，要擺脫惡魔，不取破壞的手段，終極是無進化的餘地，據我客觀的觀察現社會的組織。願平民羣起做些破壞的工作，不過這方法：各因其環境，而做實際的破壞：在積極的無論是暴動，暗殺，直督行動……

在消極的無論是抗稅，罷工，組織新村……這樣的工

作是多數平民自動的自發的聯合起來，互相幫助，痛痛快快地將一切國家，民族，家庭，婚姻，金錢……；偶像的玩藝兒，變成落花流水粉碎到底，我們人類只是個單純的「人」。那些向來所靠大人小人貪人賤人富人窮人智人愚人……的阻街，一齊殺掉，警醒了！一般迷途敗類！這不但是破壞的意義與價值嗎！

二。建設的方面！——警覺破壞，而不建設，人類終無幸福的可能。所以平民的革命的時代，將理想中的社會組織，成爲事實。這種事實，不是過去歷史上遺傳下來說教裡帶與階級壓迫的制度，却是根據「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復活人類自由與生存權，各個人盡各個人能力。創造些需要品，各個人取而應用，這樣互相共同勞動生產與消費，沒有什麼苦鬼與懶鬼的呼聲！才能不惟殘人類生活本能，做「手邊物」的病夫！這樣組織並不是一盤散沙的社會，克魯泡特金

說：「進化哲學告訴我們組織的黏性，指出有機體適應他們生活狀態的妙用；這樣才能相續發展，使那結合體適應他們的環境和令那結合體中的各分子適應自由合作的需要，兩者越加完備」，克氏是個實地考察有經驗的人，並不是空談。再證諸今日社會調查。那些農村社會的「親和力」的表現，非常之多。因此我們「自由聯合，自由組織」的條件，就是營共同生活的好工具，還於什麼疑團呢！

大會前應有的預備

我們無政府共產黨，在遠東方面急急底，要開個大會，討論，解決，諸重要問題，這是不容緩的事。

我們同志應該有急切的同情、急切預備，

支那人素有的依賴性，凡事付托首領去做，這是相信政府萬能的奴隸所有的。我們是沒有這樣的態度，更沒有這樣的惡根性，因爲我們沒有「首領」和「領袖」的惡制。是要使全體自動，奮興的，

同志們要知道，黑暗的勢力，逼得愈近，我們的理想，也愈加顯明，革命的手段，也愈厲害，人心的真情，也凝結得緊，凡於已經信仰無政府共產是解決人生圓滿的不二法門者，那不能不努力的起來作「動」的運動了。

「動」字爲萬事之起先，萬萬不可少的，不過不的一個人動而不喚醒別人的，是要使全部的都動起來，才不致有缺憾、要使全動的法真如服一劑奮興湯，要得奮興湯、非開個大會不行。

我們的開會，不是說說開開，打電報，做新聞，造幾張報紙的、是要健全地散開了有極熱烈的實際運動，實現平日所酷愛的光明世界

(未完)

六不如

，高尚的自由啊！

我們信到會的人，決不是受金錢的使命，受名譽的使命，受人利用，是受自己的良心和前途光明的使命而赴會的，我可以預不個人能發出熱烈的愛情，自卸拋棄一切的私見，搶奪別人所難逃的擔子哩！

石啊！這個光明燦爛，公義，和平，天人喜悅的聚會，何等莊嚴，何等偉大！誰請！不應該有而禁止呢？

我既有了這樣的同情，這樣的希望，怎麼能使我不寫些意見呢？那是實在不願意的呵！

我誠愛愛的和同志說！

(一)在大會一月前各省各地的小團體，先要開個同志存田以會，辦平日冷水的孤獨主見，灌服私心，用真情熱烈如炭火似去溶解他，使得塊血肉的心裏，發出公義善良的火焰來，成功我們人類的大事。

「這是一件至要至急的大事，所以以我特地寫了加大些的字來請各地同志看、不可疎忽呵！」

(二)大會事繁，非分股辦理不可：

經濟：專任收支大會捐款及其報告事

庶務：專任會先後一切布置事

招待：專任接各地報到會員及其住宿事

出版：專任收羅各地出版，以備大會陳列報告事

文書：專任通訊書機及其會場秩序，收受議案計劃分服事

均應推舉若干人、分投辦理，備有系統。

(三)大會前一月要出「大會鼓吹號」，專載各地小團體聚會消息及其募集、經濟方法，和議案、意見，使反對和贊成者，均可事前有

學 匯

所把握。

(四)大會前一月須推舉(奮覺幹事)幾人，專往各地，鼓吹，吸引同情。

以上四則是我對於大會深表同情的意見，盼望彼此知行，以冀達到圓滿的結果。

三七，七，二十，於前途社

小說

舟中

少陵

各生唱罷，舉目四顧，如醉如痴，贊笑不已，秋生輕拍其肩、說說樂則樂矣，處今日之世，險象叢生，不知此生求得幾次如今日之舞。

「各生確說說」今日邀諸君丹珠江之上，是想和諸君共賞珠江風味，荷得大樂一次，於願足矣，何必定須多次，秋生大以為然，聽聲而和，歌曰：

「悲莫悲兮生別離，
樂莫樂兮心相知，
共促膝兮傾談，
話山水兮心怡，
人生分兮寄、

平民叫苦集

(未完)

古今詩人，為平民叫苦者，每有動天地泣鬼神的篇什。常思那詩一集，以供同人參攷；奈藏書不多，空存此事於腦海中者有年矣，終不能達目的，無已，因遇古人一種詩集，便檢抄幾首，而仍不免於掛漏；今特發一雜報，闢此關於「學區」中，請同人讀古今名家詩集、有關係平民苦痛者，隨手寫寄本刊，以便彙登，暫時不拘朝前，只注明作者姓名，一俟彙章豐足時，再行編訂，老梅特白。

由大龍驛達常德途中即事

三首錄一

謝 翱

零露瀟瀟，春陰不可豁，申日驟寬途輕輿。南發。飄然飛雨至，泥路滑滑，役夫市草屨，貴與齊蹄躡。笠短庇擊，衣濡苦無。健眉有互頹，一里叫數脈，彼非輕肌瀉，在役遠敢恤，雖云弗敢恤，其奈農官力。

女 女 女

陶社啓事

本社研究文藝、宣傳安那琪、現在組織成立、徵求關於安那琪的書報、凡同志願惠下者感甚感甚——通訊處——江蘇奉賢莊行鎮漆園。

紹介新刊

世界大同之媒介

「世界語」是溝通人類感情之寶筏，凡抱世界思想者，不可不如有志學斯語者，可購這兩本書！

世界語自修講義 每本一元五角

世界語漢文新辭典 每本一元

上海敬體尼路路二七四號綠光社，民智書局，北京世界說學會，均有發售。

「戲劇特刊」出版

這是愛智學會的出版物，現已出至六期。欲購者請寄郵票六分，向北京大學孔襄校君，或天津南開大學呂一鳴君例閱、當即奉寄。

「前途」

九期已出，凡要閱者，請函索。洞庭東山前途社啓

「平民之鋒」第二期出版了，購書處：湖南印書館。

小 通 信

老梅：無險室閑話兩稱，均收到。勿念。

石安仁：這裡有你的二封信，可來取。

葉華：速將「工人寶鑑」及你的稿子寄來。

夢華：呂子君寄你「平民之鋒」第二期一册在這裡，可來取。

學 派 部

雅軒：寄你之信（附常清一信）收否！何不來信！甚怪！

命